

科普读物面面谈

——从德国的《什么是什么》说起

刘兴诗

从一个国家的科普读物是可以嗅察出民族气息的。湖北海豚出版公司引进的一套德国的《什么是什么》，就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。

德意志民族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，那就是严肃、严谨、严格，具有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。那天我在这套书巡回宣传的成都会场上，以这套书中文版高端专家顾问的身份，和一位德国作者同台演讲的时候，就别出心裁，拿出德国的麦德龙商场和另一个国家的商场的购物袋作展示说明。在禁用塑料购物袋的情况下，麦德龙商场严格遵守禁令，不用就绝对不用，全部改为纤维袋。而在成都别的一些国家的商场只要付款，塑料购物袋照用不误，十分形象化地说明了德意志民族的认真精神，给听众很深的印象。接着我就讲这套书也是一样的，同样具有这样的精神，这就首先用无声的语言诠释了这套书的一个特点。

事实上这套书的确就是这样的。作为一套百科全书式的科普读物，无论选材、文字和配图，都使人感觉是一刀到位的“外科手术刀”似的精确，绝不拖泥带水，不愧于严肃、严谨、严格和一丝不苟这几个词，给人的印象很深，的确是原汁原味的“德国造”。

我想，这套书的成功，首先在于策划的成功；其次在于作者的选择，必定是一些各个领域的专家，可又是熟悉儿童心理和有文学修养的学者。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德国作家，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。要不，即使选材选

择准确了，也不可能用儿童习惯的观察方式和语言表现出来。不消说，这是一套佳品，我愿意郑重推荐。

德国的少儿科普读物有其特色，我们的同类作品怎么样？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，我们的优秀作品一点也不比任何国家差半分，有的也带有我们自己的民族气息。我常对学生说，“一个人的聪明才智，绝对不和鼻子高度成正比关系”，一定不要自轻家丘，自己看轻了自己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在后面还要说几句。现在就用我们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和德国的这套“《十万个为什么》”相比较吧。

在20世纪60年代初，我有幸参与了上海少儿社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创作集体。同是地质出身的石工（陶世龙）和我，担负了第一版的第六分册，也就是地学分册的主要撰写任务。当时的上海少儿社是龙头老大，掌握的作者和相关科学家的网络极其广大。可是也不随意组织，而是严格选择作者，专业和文学功底并重，有过科普写作的经历，不得滥竽充数。这就打好了这套书的可靠基础，首先立于不败之地。第二步，狠抓各个分册的条目选定，这也非常重要，是保证这套书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步骤。不厌其烦完成了前面这两步，作好了准备工作，才能一气呵成写好这套书。《孙子十三篇·始计第一》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三步才开始写。也不是一声令下，大家立刻各自埋头创作，而是把不同的作者统一到同一个体系

收稿日期：2011-05-24

作者简介：刘兴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，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会员，曾任中国地质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、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等职，Email: liuxs1931@163.com。

中，表演一套团体操。这绝对需要整齐划一，而不是个人单项表演，不能各打各的锣，各唱各的戏。要把玩大刀、长矛的统一在一起，这样的组织工作也很不容易。

这绝对不能百花齐放，而是统一形式和风格。大家都用一个模式，以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者现象，引出相关的科学知识和原理。记得当时在大家动笔之初，给大家看的一篇样张上有法国的红蓝白三色旗。看着三个颜色的宽度相同，其实不一样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个问题一下子就会抓住小读者的兴趣，然后进一步剖析下去，最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，就达到了科普的目的，印象也特别深刻。

不消说，在这样严格的操作下，统一了作者的写作风格，把科学原理说清楚了，也富有趣味性，一下子就风靡全国，哺育了一代代少年儿童读者，至今我还遇着一些中年人，诉说这套书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影响，可见其成功不亚于任何舶来作品。

后来我又参与了《365夜》的创作集体，也是同样的操作，同样的成功。

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成功了，一个令人叹息的跟风怪现象出现了。忽然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跟着就来，看着使人倒胃口。唉，上海少儿社为什么不对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、《365夜》申请专利，实行版权保护？弄来李鬼满天飞。我为上海少儿社不平，也为中国少儿科普叹息。难道只有这一种模式，就没有别的方式了吗？商业操作之害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不久前在一次演讲会上，有人举手问：“什么是好科普作品？”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，因为不能说什么书好、什么书不好。但是也很好回答。只要不涉及具体作品、具体人，就没有什么话不可说。我告诉他，真正讲科学的，真正讲得叫孩子们能够听懂，也感兴趣的就是好科普作品。

话说到这里，首先得把一些伪科学作品撇开。现代迷信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披着科学的外衣，宣传伪科学，扰乱人们的视听。什么“诺

亚方舟之谜”、“金字塔之谜”、“尼斯湖怪之谜”、“北纬30度之谜”等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就属于这一类，必须坚决揭露批判，不让它有半点市场。有关出版单位也应该摸着良心认真反思，你们这样做对不对？

第二类是充斥市面的大量“编著”作品。“编著”并不是不好。要知道，不管什么科学门类都浩如烟海，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，如果要说得全面深入，“编著”是不可避免、也是应该鼓励的。事实上，许多优秀作品都是这样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但是也应该看见，其中良莠不齐，一些仅仅是剪刀加浆糊的拼凑作品也大量存在。在四川某地，甚至有一个公开宣传这样做，居然成立一个“工作室”，雇佣一些小姑娘，每天剪剪贴贴就是一篇“文章”，用麻袋发往四面八方，以此扬名牟利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种，或者近似于这种现象。此人此事简直应该予以专案打击！

第三类是科学家一本正经写的科普作品。科学家写科普，难道还不行吗？君不见许多大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都是了不起的佳作。但是问题在于一些科学家太“科学”了，只顾科学，而不照顾少年儿童的阅读水平和兴趣。举例来说，有一年在上海少儿社，一位分管科普的副总编对我大倒苦水。他们的一个刊物要一篇天文学的科普短文，恭请本市一个很有名的天文研究单位里的一位大科学家写一篇。这位科学家十分热情地写出来，一看却不能使用。因为通篇全是“打脑壳”的科学术语和数字，叫孩子们怎么看得懂。可是这是名人专稿，也不好退稿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他，此公的夫人在上海市作协，交给他的夫人处理好了。果然夫人一看就勃然变色，回家质问老头子。老头子不服气地说：“我这全是浓缩的科学，怎么不科学？”夫人说：“问题就在于你浓缩得太科学，简直像是一篇论文摘要，别人怎么看得懂？”当面掷回去，一分钱退稿费也没有付就解决了。走了夫人路线，一个退稿难题终于顺利解决。话说回来，万一你请的科学家没有一位“作家夫人”，怎么办？所以请科学家写科

普也要慎重，不能只朝着大牌奔去。

有一次，我和几位教授先生在后校门河边闲谈，忽然一个愁眉苦脸的研究生过来，恭恭敬敬请教论文写作问题。我忍不住发言道：“论文是天下最好写的文章，有什么发愁的？”

此言一出，身边几位教授先生立刻转过身，一个个吹胡子、瞪眼睛，目光如电紧紧盯住我，觉得我这个家伙说话怎么这样离谱，乃是对神圣科学之大不敬；如此异类不诛灭，简直对不起祖宗和科学。

我不慌不忙地对那个学生说：“论文有什么了不起，无非不过是论据和论点。把论据一二三四五摆出来，你自己的观点说清楚，就是一篇及格的论文了。论文和小说不一样，不需要塑造人物、描述景物，根本就不用什么形容词和副词，把话说清楚就行了。甚至不必过于苛求修辞和标点符号，虽然那也是不足，却是‘小节’了。论文甚至还比不上写一篇千字文的科普文章。不信，你把爱因斯坦的观点写一篇千字文，让小娃娃和老太太也能看懂试一试。”如果认为写论文困难，必定是自己的脑袋还有些糊涂，还没有把问题研究清楚。只要研究清楚了、掌握可靠的论据、提出使人信服的论点，就是一篇好论文了。只要肯用心，不是糊涂蛋，都可以写论文。

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，所以头脑已经演化为“绝对科学”的科学家写科普文章未必都很恰当。

第四类是文学家写科普。按理说，这也没什么不好，而且是很好的。因为首先就解决了别人是不是可以看懂、有没有阅读兴趣的问题。可是这又有另一个问题，是不是真正掌握了科学真谛？如果不成问题当然好，如果还有问题，就需要认真考虑了。

第五类是本人既是科学工作者，也是有一定文学功底的作家。我认为这才是最理想的科普作家，所写出的作品才最可能为广大少儿读者所接受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就不用多说了吧。

我认为，最好的科普读物是“研究”出来的。一本书犹如一个人，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

性格。如果都是人云亦云的东西，有什么意思？第一手的材料永远比二手货新鲜，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这就需要作者最好身在科研第一线，把自己独有的成果介绍出来，才是真正的原创，这才是真正的“真”。

我认为，最好的科普读物是“吟咏”出来的。难道科普作品都该是干巴巴的吗？那才不见得！一本书犹如一个人，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。一本书犹如一首诗。我们的科普作品能不能写得有优美的意境，像王国维先生在《人间词话》里所说的“有我之境”和“无我之境”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试题。如果能够驾驭科学，也能驾驭文学，就没有什么不能办到。如今我们的教育太功利化，几乎完全忽视了美学教育的感染。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作品。不信，大家放眼找一找吧。我们应该试一试，在科普作品里也做到这一点，这才是真正的“美”。

我认为，最好的科普读物是“感悟”出来的。科学研究不能脱离哲学。玄妙的哲学说白了，不过是思想方法而已，有什么神秘的？我常对学生说：“学习知识固然重要，进一步上升为规律更加重要。掌握规律固然重要，再上升为一种观念尤其重要。”这就有一个哲学的问题。一本书犹如一个人，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。

好的科普作品也需要“真、善、美”，而且是孕育了丰富中国色彩的“真、善、美”。如此，读者便不知不觉有河山之爱，不用高喊口号，便有“吾土吾民”之大爱，以及对科学之美之真爱，那才是科普之极品！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好作品。

最后再说几句话。

第一，所谓科普，不能简单理解为自然科学的科普，为什么不包括人文科学呢？

第二，所谓科普，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孤立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，为什么不能相互交叉融合呢？1952年院系调整，把一个个好端端的综合性大学，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专科学院，专业越分越细，进一步又培养出无数专

家。那时候有一个口号，是做一个“螺丝钉”。在计划经济情况下，每个毕业生都是定向分配，每个“螺丝钉”只能装配在固定的部位，换一个部位就不行。应该说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急需大批工程建设人员的情况下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，应该看到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工程师和专家越来越多，综合性的人才、真正意义的博士越来越少，大师基本绝迹。那只能应一时之急，时间长了，就会暴露出弊端，不仅不利于综合性考虑问题，也阻碍了学科向更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，成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。

这是一个专家如云、博士太少、大师绝迹的时代。

试看，往往一个问题，就必须动用由若干人组成的“专家组”讨论解决。其实很多问题也不是太复杂，放在过去，在一个人的脑瓜里就能“开会协调”解决了。所以我开玩笑说，“专家”这个词儿其实是骂人的话，意思是你把我看扁了。难道我只懂这一门，就不懂另一门学问不成！

依我看，1952年院系调整，只应该是一个短期行为，是一种权宜之计，现在虽然已经纠正了，思想还继续存在，当年留下的现实还继续存在。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各个角落，一帮挑大梁的，不就是解放初期院系调整培养出来的学子们？

现在已经纠偏了，就可以立竿见影见到效果吗？那才不一定！道理很简单，因为现在各个岗位上还是大量“专家式”的人物在带领。我的许多学生，现在都是博导了。我不客气地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我说当前博士不博，因为你们带博士生的导师本身就不博。不信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。以己昏昏，岂能使人昭昭。”我对学生说话无所顾忌，对别人就不敢乱说了。在此特别声明，这只针对我自己的学生而言，决不涉及其他，千万不要找我打官司。在这里先挂免战牌，递交降表。涉及别人，鄙人概不负责。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一旦情况如此，要立马改变，岂是说变就变的？可能会是一代

人、两代人，乃至三代人才能彻底扭转的问题。耐心等着吧，慢慢来吧。

一个国家的科普读物怎么样，是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真实反映。我们不敢奢求许多大师。现在严重缺乏真正“博士型”的通才，缺乏文理兼备的科学家，这就是现状。不言而喻，这也就是今日科普读物还有待于长期抗战的基本症结所在。

第三，所谓科普，不能简单理解为狭义的科学本身。其实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含有深刻的科学内容。君不见，四大名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是一种别样的“百科全书”。仔细咀嚼一番，其中不乏真正的科学知识，甚至科学原理与哲学。

你看，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里，有没有科学内容？四川盆地东部，重庆地方的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（附注，所谓“巴山”乃是重庆北郊的缙云山，不是大巴山）和成都的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两个地方的降雨形式描写得多么细致深刻！

为什么文学作品也含有科学内容？因为诗人如实描绘了自然，当然就反映了自然现象和规律了。

试看朱熹的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不仅含有具体的科学知识，还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哲理？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。

好的文学作品，也是好的科普作品。好的科普作品，也是好的文学作品。

好的科普作品不仅有科学性、可读性，还应该具有思想性；有科学，有文学，也有哲学。

好的科普作品是催人上进的，是热爱科学和大自然的，是含有浓烈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的。

我们中国式的科普，具有民族特色的科普，就应该这样！

话说到最后，我们对科普作家的要求，就不仅是科学家，还应该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了。只要教育搞上去，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大师级的科普作家，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科普作品，大家等着瞧吧！

科普冲出世界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